

厄 森 文 著
楊 夢 生 譯

短篇小說分析

商務印書館印行

短篇小說分析

厄 森 文 著
楊 夢 生 譯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渝第一版

(88892渝滬)

短篇小說分析一冊

Studying the Short Story

渝版薄泉紙

定價國幣壹元柒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Joseph Perry Eisenwien

原著者
譯述者

楊夢生

重慶白象街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引言

這是從美國厄森文 (Isenwein) 教授的『短篇小說研究』 (Studying the Short Story) 中譯出的。作者原書是繼着他的『短篇小說作法』而著的。前者專談小說理論，後者是用那理論來實際分析小說，可供課堂和私人研究之用。

本書所譯的共有四類，每類第一分小說理論，第二分作者傳記，第三分小說和旁批。書末附有小說術語釋義，譯者大部分根據於作者『短篇小說作法』，間或採取哈密爾敦 (Hamilton) 和威廉茲 (Williams) 一部分的學理。術語釋義，不厭求詳，也是爲便於讀者對於技術的理論了悟得透徹些。

這部書裏四篇小說，早已有人譯過，我所以重譯的目的，是在原著的理論和旁批還沒有人介紹過來。這種旁批是專門分析小說技術的，好像中國從前詩文眉批的性質一樣；不過中國詩文眉批多憑讀者各隨自己的興趣和愛好而加按語的，那種按語初無專篇說明和定義；這是先有系統的小說理論，再用理論批注小說的。

這種分析的方法雖然不免有『洋八股』之譏，但是如果鑒賞不單求事迹的興趣爲滿足，創作不單爲靈感產生的話，那麼這種技巧分析的基本認識，實不可少。

在譯這書的時候，得到友人施閱誥君不少的幫助，在這裏我應該特別聲謝的。

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之夜，夢生在宜城。

繪課堂或私人研究短篇小說者一種啓發的問題和練習

- 一、這篇小說，就平均的頁數計算有多少字？
- 二、這種大概是什麼類的小說？
- 三、這篇也附帶地說明別的種類麼？倘若有，那一種？
- 四、這篇標題是適當的麼？
- 五、這篇題旨是什麼？
- 六、將全篇格局的事實簡明地縮寫出來。
- 七、各個的事件排列的次序是有效力的麼？
- 八、這篇有多少人物（A）講話的，（B）在場而不講話的，（C）涉及而不在場的？
- 九、那些人物是理想化的，或者是真實的人生？
- 一〇、那些人物是各具個性的麼？指出作者如何完成那些人物的個性。
- 一一、作者對於他的人物態度是怎樣？
- 一二、這篇對話的配置對於描寫和評議是怎樣？
- 一三、你以爲這篇對話怎樣？

短篇小說分析

- 一四、你視這篇小說爲寫實的，浪漫的，理想的，或各種混合的麼？
- 一五、作者的目的是明顯的麼？倘若明顯，這目的是什麼？
- 一六、在這篇格局中有些弱點麼？
- 一七、這篇引論明白而有趣味麼？
- 一八、這篇小說的結尾是滿足的嗎？
- 一九、這篇結論太長或太短嗎？
- 二〇、這篇小說有些部分可以修改或縮短或放大嗎？
- 二一、這篇小說激起你一些特別的情感和心境麼？
- 二二、這篇小說的特長是什麼？
- 二三、用二百字左右寫一篇普通的評價。
- 二四、這篇小說使你得到最後的印象是什麼？

目次

一 環境的小說

哈特及其著作

『撲克灘的被逐者』，布魯特·哈特

二 動作和冒險的小說

麥爾里買及其著作

『瑪特渥，法爾哥勒』，羅斯培，麥爾里買

三 人物研究

莫泊桑及其著作

『一段繩子』，得·莫泊桑

四 感情的小說

都德及其著作

『最後一課』，亞爾封斯·都德……

七一

五 小說術語釋義……

七九

短篇小說分析

一 環境的小說

環境包含着物質的和非物質的情狀，在這種情狀裏，我們看見那些人物在小說中移動着。環境的要素是時間，地方，職業，和（我缺乏更顯明的字眼）情狀。

正確地當做環境的小說一類的敘事文，必須不僅富於地方色彩——所謂地方色彩乃顯示在小說中某種地方的特殊的環境。真的環境的小說，環境在人物的命運和性格上有重要的關係。無疑地，小說的環境，像戲齣的搬演一樣，在寫實的呈現的劇景中佔着重要的位置，但是當牠實際地激動人物到某種決定的動作時，如『撲克灘的被逐者』的風雪，和『月光』的月的柔和的光線，環境卻採取着優越的地位。

地方色彩的小說，倘若不根本地改變牠，換言之不根本地毀滅牠，那我們就不能將牠安置在別的地方。例如，巴爾扎克的『不知名的傑作』差不多完全安置在一個藝術家的工作室裏。這篇小說，我們將牠地方色彩從那種空氣中拉去，牠的生命必定被斬斷的。但是牠也是一篇

環境的小說，因為那篇環境影響着他們的人物的命運（即是內心也會影響人物的話）——那些男人和一個女人過着生活是為他們的環境所決定的。『瑪特涅·法爾哥勒』也是一篇環境的小說，但不是那樣主要地；因為固然這篇小說的事實只發生在哥爾斯加島，地方色彩固然非常地生動，而牠主要地卻是一篇人的動機和動作的小說。

因為環境給予人物有力的效果的緣故——在小說中恰如在真的人生中——讀者常以對於環境的感覺判斷將來的事實。舞臺上的經理人也明白這個道理，而用光線，音樂，聲音，和其他的舞臺道具使與演員的心情配合，以陪伴或甚至預示着或然的轉機。或者，相反地，一齣劇的情調可以用反映的環境竭力地顯露出來。

我們觀察怎樣地解釋這種類型的這兩篇小說，覺得這兩位作者決不只為着描寫起見繪一張服裝和布景的圖畫，像初學者也許那樣做。這兩篇小說環境，對於哈特和莫泊桑，主要地只算是小說的一部分，因為任何不必需的細目必定損傷全部的諧和。過多比過少更為有害。

「當那些人物在環境中的存在，生活，移動，這種效果是空氣。空氣是這樣地一個效驗。牠是可以感覺到，而不可以看得見的。通過牠的媒介，讀者必定看見所有的動作，是的，所有的小說的細目。空氣對於小說的調子給與一種價值正如在實生活中對於景色給與一種價值一樣。許多的山在雲霞中和在日光中實際上是同一的，但眼睛通過媒介的空氣去看牠們就當作不同了。因此完善地配置的環境和人物，可以使讀者，換言之旁觀者，理會這篇文學家所切望的

極有調子的小說。海的小說有牠自己的空氣，但是空氣不僅包含海，海濱，舟子，船，和天的精確地著色的圖畫。全篇小說是用海的「精神」來啓示的——牠的海草沾掛着衣服，牠的風吹過每個章段，牠的奇異的光明和幽暗作爲全篇小說的調子。沒有牠這篇小說必定是個無血的，無生氣的，拙劣的東西。」①

①此段乃作者自己所著之『短編小說作法』中引來。

哈特及其著作

法蘭西斯·布勒特·哈特，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生於紐約奧爾巴尼清白的門第。他十五歲時，就棄去公立小學的教育，到加利福尼亞，追求黃金熱的誘惑，然而教書和開礦都沒有使他致富，因此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在舊金山『黃金的時代』充當了一位排字工人。後來他編輯『加利福尼亞』刊物，於是在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被委為礦山的支部書記，一直留到一千八百七十年。然而，兩年前他曾做過新『大陸月刊』的主筆，在那裏發表了一些最好的著作。礦山書記的位置不能斷為長久的，甚至於比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新文學』教授的職位的時期更短，因此他在一千八百七十一年遷居到紐約。在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他在德國克累斐爾城做過美國聯邦的領事，一千八百八十年又遷調到格拉斯谷，斯考特倫，保持這個位置直到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他的晚年生活大半消磨在英國倫敦，在那裏，他的燦爛的才華使他完全認識了許多的文學家。他於一千九百零二年五月六日死於倫敦。

布勒特·哈特是一位詩人，批評家，小說家，和短篇小說作者。他的小說不像別的著作所要求的名聲。他的最有名的方言詩是『在斯坦尼斯羅河的社會上』，『吉姆』，『營地的妖魔』，『督的沙灘』，和『真實的詹姆斯的明白的語言』（常常名為異教的支那人）。他的最好

的小品文和短篇小說包含着『洛林村的幸運』，『一條紅色狗的女嗣』，『米格爾』，『騰勒斯的夥伴』，『麥尼斯』，『紅色山谷的牧歌』，『棕色的加拉味刺斯』，和『撲克灘的被逐者』——這篇是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一月在『大陸月刊』上第一次發表的。

藝術的遏制，戲劇的情緒，混合的談諧與感憤，熟練的人物的描繪，『完美的小說』的確實的感覺，和獲得讀者忘了自己的才能——假使具有這些是小說的天才的特徵，無疑地，布勒特·哈特是名副其實。他當人們黃金狂時，選擇了——不待說常常過於着色——人民和一千八百一十一年的事實作爲題旨，於是不少的人會經加他以慈愛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的眞確的名譽——祖護罪惡。他們說，他待社會上流氓無賴太憐憫了。但是布勒特·哈特自己卻有力地答覆了這個批評，他說：

『當大衆由這種卓越的品性（太仁慈）墮落下來，以致犯罪和作惡，受苦或貧窮，這種情形對於他將來被證明的時候，當他將來看見擠出苛刻的生活環境的暫時赦免出獄的人們，和取社會上無過的處女自代的悔過的抹大拉^①的時候，然後他將擱下他的筆，伸開他的手屈服於小說中新的德拉科亮^②的紀律。但是直至現在他沒有自稱爲一個宗教家 and 一個道德家，祇簡單地作一個藝術家，尊敬地謙卑地依照創造「浪子」^③和「慈心的撒馬利亞人」^④的寓言大詩人^⑤製定的法則，這位寓言大詩人的著作曾歷一千八百年，而且當現在的作者和他的當代遺忘的時候還永留不朽的。』

譯者註

① 抹大拉 (Magdalen)，是耶穌的名叫馬利亞的門徒的稱謂（意云抹大拉女人），『曾有七個鬼繫她身上出來』（路加福音八章二節）。通常認為她就是路加福音七章三十七節末舉姓名的那個『罪人』，所以在西方的傳徒傳說中她是一個恢復了純潔和藉懺悔與信心返還聖潔的妓女。

② 德拉科亮 (Draconian)，古雅典有名的立法者，他的法規（紀元前六二一年）以嚴厲著。幾乎對於一切的犯罪，全處以死刑，因此，得出這個形容詞，意云『嚴厲』。

③ 『浪子』 (Prodigal Son)，約在一五四〇至七五年頃寫的「類劇本」的共同題材，顯出歐洲大陸上這時的新古典主義作家對於早期丟杜 (Tudor) 五朝劇作家的影響。其中以「五六〇年頃寫成的『Mingouna』」（作者不詳）及 Gascoigne 的『Glasce of Government』(1575) 為最著。『浪子』的喻見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至三十二節。

④ 『慈心的撒馬利亞人』 (Good Samaritan)，用路加福音十章三十三節與。

⑤ 寓言大詩人 (Great Poet)，指聖經之作者。

撲克灘的被逐者

哈特著

中心的人物。

立即預示轉機。

預備的環境。

形體的描寫滲入小說的進行中。

基本情狀的語調摘要。

基礎的轉機。

說明情狀。

環境的小說

在一千八百五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早晨當賈德約翰·奧克斯特驥進撲克灘的大街的時候，他覺得昨夜之後鎮上道德的空氣有一種異樣。兩個或三個人聚在一起懇切地談着話，他走近時就停止了，而且互相丟着有意味的眼色。空氣中有一種禮拜日的事靜，這種寧靜的空氣，在向來不慣於禮拜日的感化的居留地，看來是預示凶兆的。

二、奧克哈斯特君的鎮靜而優美的面容對於這些微兆上露出不足關心的樣子。他是否覺得有些易召凶兆的原因，那是另一個問題。『我想他們是在注意着什麼人呢』，他心想：『或者就是我罷。』他用那從他乾淨的靴子上打去撲克灘的紅色灰塵的手帕，送還他的袋裏，而且安然地放了心不再作一些猜想了。

三、然而事實上，撲克灘是『注意什麼人』的。鎮上近來損失了幾千塊錢，兩匹貴重的馬，和一個出衆的市民。牠正在遭受着一時道德的風動，那不法與難約束的行爲正如平時激起的任何事情一樣。祕密委員會已

婉曲法。

注意作者微諷的語調，這微諷的語調，後來顯露了個人的感憤。

人物的描寫。

第一隊人物。

經決定了廓清鎮上一切的下流人。有兩個人是永遠地被除去了，這時正吊死在山谷中的楓樹枝上，還有幾個暫時地除去了，被驅逐出境。我說來可惜，這些人中有幾個是婦女呢。說她們的職業的不正當，不過是因為女性與關係，而且僅是這樣隨便地立起了罪惡的標準，撲克灘就大膽裁判。

四、奧克哈斯特猜他也包括在這一班逐客之中是不錯的。委員會中的少數人曾經力言將他吊起作為一個可能的例子，並且確信可以從他的裝裏將他贏得他們的錢數撈還自己。『還是不公道的』，吉姆·惠勒爾說，『讓這個從羅林村上來的青年人——一個完全的陌生客——捲去我們的錢。』但是那些曾經僥倖贏得奧克哈斯特錢的人們宿在心中的淺薄的公道感情，壓制了這個較狹的地方的成見。

五、奧克哈斯特君帶着達觀的恬靜接受了他的判決，他並不因為看出這班審判者對他的罪名猶豫不決而減掉他的冷靜的態度。他是一個大大的賭棍，不能不服從運命。在他看來，生命，充其量而言，不過是一場輸贏未定的賭博，而且有利於莊家的也不過通常的百分率。

六、一隊武裝的人伴隨着撲克灘的不良的分子到居留地的邊境去。奧克哈斯特君，都知道他是一個冷靜不顧死活的人，武裝的警衛就是對付他